探中迷
Discovery Novel
最悬疑

UNREST

人土不安

最终审判者、古代十大酷刑、无面尸、役葬……
到底是什么在杀人？

庄秦○著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入土不安

庄秦　著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入土不安 / 庄秦著. —北京：金城出版社，2010.10
ISBN 978-7-80251-615-1

Ⅰ.①入... Ⅱ.①庄... Ⅲ.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Ⅳ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80195号

Copyright © 2010 GOLD WALL PRESS, CHINA
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**金城出版社**所有，未经合法许可，严禁任何方式使用。

入土不安

作　　者 庄　秦
责任编辑 雷燕青
策划编辑 张　奇
开　　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
印　　张 16
字　　数 208千字
版　　次 2010年11月第1版　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
印　　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书　　号 ISBN 978-7-80251-615-1
定　　价 29.80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　邮编：100013
发 行 部 (010)84254364
编 辑 部 (010)84250838
总 编 室 (010)64228516
网　　址 http://www.jccb.com.cn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　(010)64970501

目　录

	楔子	001
第 一 章	不可思议的巧合？！	006
第 二 章	失踪的男人	028
第 三 章	出殡即将在夜晚进行	051
第 四 章	他会因此而死吗？	066
第 五 章	骨架变成人	077
第 六 章	被剥去脸皮的女人	088
第 七 章	究竟这是谁的骨架？	106
第 八 章	隐藏在青铜面具下的某张脸	126
第 九 章	“夜葬”如约准时进行	145
第 十 章	墓地惊魂	170
第十一章	令人窒息的婚姻	186
第十二章	互动式凶杀	208
第十三章	奇异的动机	228
	尾声	245

楔子

一阵尖锐剧烈的疼痛从他的小腹传来，如此突然，如此迅猛，令他猝不及防。

他本能地睁开眼睛，眼前却是一片黑暗。他什么也看不到。黑暗中，他被死一般的寂静所包围，他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声——扑通！扑通！扑通！

他大口大口喘着气，却发现呼吸异常困难。他下意识地大声惨叫了一声，屋里的灯光骤然大亮。突然出现的那道光亮，像一支钢针一般刺入了他的眼睛，他的瞳孔遽然缩小。他赶紧闭上眼睛，想要回避这突如其来的刺痛感，但小腹的疼痛旋即又让他恢复了清醒。

他想站起身来，这才发现自己的双手双腿都被牢牢地捆绑在了床的护栏上，手腕脚腕都被勒出了红色的印迹，传来刺骨的疼痛。清醒之后感觉到的疼痛，正沿着神经系统迅速传导到他的大脑皮层，令他再度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。

他努力挣扎着睁开眼睛，当适应了房中的光线后，他看到了那个人。

那个人站在他对面，穿着一袭黑衣。他的一双眼睛如鹰隼一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般，此刻正阴鸷地望着床上这个被束缚着的人。

“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！”床上的人痛苦地大叫。

床后的黑衣人冷笑，什么都不说。

屋里的一隅发出一阵尖锐的啸叫声，是汽笛在鸣叫。床上的人竭力扭头向发出声音的地方望去。床边有张木桌，桌子上有个电水壶，水壶的嘴上套着一只小口哨。此时口哨正欢快地鸣叫着——是水烧开了。

“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！”床上的人再次痛苦大叫。他朝身体最疼痛的地方望去，当他看到自己的小腹被划开了一条长口子时，顿时惊讶得说不出一句话来，只能张开嘴呆若木鸡地望着那道丑陋不堪又触目惊心的伤口。

殷红的鲜血正汩汩地从伤口中涌出来，丝毫没有停顿的迹象。他发出绝望的惨叫，他不知道自己究竟遇到了什么事。

黑衣人再次冷笑，然后转身打开了电视。电视节目正在播放着一场现场摇滚乐音乐会，一个奇装异服、身材瘦弱的歌手在屏幕上嘶声绝望地吼叫着：“面对死亡，我们能做什么？能做什么？能做什么？！”

台下的观众挥舞着手臂异口同声地高声答道：“什么也不能做！什么也不能做！什么也不能做！”

黑衣人微笑着调高了电视的音量，摇滚乐的声浪掩盖住了床上人传出的痛苦号叫。

声浪中，隐约听到黑衣人一字一顿的问话：“你，相信最后的审判吗？”

最后的审判？什么是最后的审判？

电视传来的声浪中，歌手正声嘶力竭地吟诵着一句歌词：“我们每个人都有罪！犯着不同的罪！”

床上的人，拼命地摇头。他的额头渗出了汗液，他焦急地扭动着身体，但却无济于事，绳索实在太结实了。他越挣扎，绳索就捆

绑得越结实。

黑衣人叹了一口气，缓缓地开始说了起来。他的语速很慢，语调很古怪，像是在吟唱着一曲古老的歌谣，又像是在朗诵着一首离奇的诗歌。

“很多人认为，人死之后，都会接受一场最后的审判。人在这辈子里做过什么坏事，都会被来自天庭或者来自地狱的判官翻出来，一条一条全都记录在案。无论你是勾引过别人的老婆，还是幼年时踩死过一只蚯蚓，甚至就连没有搀扶老太太过马路诸如此类的事都会被记录在案，成为最后判决的依据。而最后的判决则可以决定一个人死后，究竟应该进天堂还是进地狱。不过，我却一直认为，人死之后就变成了尘土，湮没在宇宙之中，化为乌有。最后审判来得太晚，早就于事无补了。如果最后审判能提前到人活着的时候，那该多好？”

黑衣人将手中的一柄柳叶刀搁在了电水壶旁——柳叶刀的刀刃上还滴淌着尚未干涸的鲜血，想必刚才他就是用这柄刀划开了床上那个人的小腹吧。

床上的人又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。黑衣人的脸上似乎露出了一点惬意。他又拾起柳叶刀，走到床边。他扬起刀，利刃在空中划过一条优雅的弧线——手起刀落，鲜血涌出。

摇滚乐的声浪中，床上的人发出了一声号啕，但随即变成了呜咽的含混声音。

他当然再也发不出一点声音！因为——刚才那一刀，深度恰到好处，虽然划过了他的颈项，却并没割断他的喉咙与气管，但他的声带却遭到了极大的摧残，令他再也无法说出一句完整的句子。

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呼吸着，沉重的喘气声在这密室里回响着。

黑衣人满意地冷笑着，当他再次回到床边的时候，手上的柳叶刀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根针，针孔里还穿着柔韧的线。黑衣人俯下身来，抚了抚床上那人的脸颊，然后扬起手，重重地给了他一

耳光。床上赤裸着身体的受害人恐惧地挣扎着，却丝毫动弹不了，嫣红的鲜血从颈子里涌出来，慢慢地淌到雪白的床单上，床单上仿佛出现了一朵朵妖艳的红色蔷薇。

黑衣人狞笑着亮出他手里的针线，然后一针扎进了床上那人的颈项里。他不是要用针杀死面前待宰的羔羊，而是要用针线缝合刚才被柳叶刀切开的伤口。这样做的唯一的目的就是——不让受害人太快地因为失血过多而昏迷。他想让羔羊继续保持清醒，他就可以更好地玩弄手里的猎物了。他就像玩弄老鼠的猫，但是他自己却觉得自己更像是主宰一切的神。

床上的人扭来扭去，但因为四肢被固定住了，所以只能看到他白花花的肚子在床上微弱地颤抖着。他的每根汗毛都竖了起来，颈项伤口处渗出的鲜血与汗液混在一起，变成了极为刺眼的污黑颜色。他满眼恐惧，因为他知道，对他的残酷杀戮，这才刚刚开始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床上的人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，是气泡破灭的声音。他不知道这声音是什么发出来的，但他却看到凶手的眼里露出了异样的神情。那是一种充满了渴望的残忍的神情。突然间，受害人明白了这声音是什么——那是水在燃烧沸腾后，发出的声音。

黑衣人慢慢地说："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！"

床上的人说不出一句话，喉咙继续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。

黑衣人自言自语地说："哦，你一定是想说，你上有八十岁的老母，下有八个月的婴儿吧？真没趣，太老套了。要是你说还想看马上就要开始的欧洲冠军杯决赛，巴萨与曼联对决，也许更能打动我。"

他缓慢地从身后拿出一样东西，冷冷地看着床上的人。

——那是一把钢针做成的刷子！

他要做什么？

"呜呜呜——呜呜呜——"桌子上的电水壶欢快地叫着，像是在

吹奏着一首安魂曲。

黑衣人又笑了。

他的目光落到了墙上，那里贴了一张褪了色的图画，上面画着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耶稣目光安详，穿了一件血迹斑斑的白色长袍，垂着的头上插着刺。

嗯，这曲调更像是一首魔鬼撒旦的催眠曲。

他也欢快地吹起了口哨。

第一章
不可思议的巧合？！

01

“太棒了，真是绝妙！匪夷所思！”

宽屏电脑液晶屏幕前，陈子言突然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。他看着自己刚在文档里敲出来的一段字，咧开了嘴，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情。他伸出双臂，将两手手指交叉在一起，使劲一捏，顿时骨节间响起了一阵轻微的噼里啪啦的声音。

这是陈子言的习惯动作，他只有在最高兴、最兴奋的时候，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。

在他面前的电脑屏幕上，打开着一个WORD文档，上面是他刚写好的一段文章。

这是一篇很精彩的惊悚小说，刚开了个头，但整个故事的框架已经在陈子言的脑海里形成了。汹涌的创作激情令他无法掩饰心中的激动。

陈子言猛地站了起来，也不管这时已经是午夜三点，径直拉开了书房的门，走到客厅里抓起了电话。

电话是打给冯舒家里的。冯舒是陈子言在出版社的责任编辑，陈子言所出过的三本书，全是冯舒帮他出版的。虽然那三本书卖得并不怎么样，陈子言也始终是个半红不黑的惊悚小说作家，但冯舒还是一直对陈子言充满了信心。拿冯舒的话说，他相信陈子言有朝一日一定可以写出一篇能创造销量神话的畅销书，到了那个时候再借东风重新加印以前这三本书，同样可以为出版社带来利润。这也是冯舒为什么会力排众议，帮助陈子言出版那三本算不上出色的惊悚小说的原因。

一接通电话，陈子言就兴奋地大叫："老冯，是我，陈子言！"

对于陈子言在凌晨打来的电话，冯舒显然有些不太高兴。电话那头传来他疲倦不堪且暗含愤懑的声音："老兄，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？现在是凌晨三点！我可不敢和你这样的专业作家相比啊，明天你可以睡一白天的觉，我可得去上班！明天晚上还要熬夜看欧洲冠军杯决赛呢，你让我睡一会儿安心觉行不行？"

陈子言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，他没有理会冯舒的抗议，自顾自地对着电话话筒大声说："老冯啊，你一直期待的惊世之作就要诞生了！我构思了一个完美的惊悚小说，写出来肯定可以让人大吃一惊的！"他的声音里蕴涵着无比的激动。

冯舒却不耐烦地说："老兄，我实在是太困了。每次你都说自己构思出了惊世之作，但每次都让人失望。"但他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回答会让陈子言失望，连忙补充了一句，"好吧，还是老规矩，你把梗概和样章发到我的邮箱里吧，明天上班我再看。"

说完后，冯舒"啪"的一声挂断了电话，听筒里传来"嘟嘟嘟"的忙音。

陈子言有些尴尬，冯舒不冷不淡的话语，令他觉得自己仿佛被迎头浇上了一盆冰水。但他还是拿出手机，发了条短消息给冯舒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他想，现在冯舒的手机一定是关着的，不过明天一大早他只要开了机，就一定可以看到。

短消息上写的是："明天下了班，咱们见个面，我给你讲讲这个构思。"

没想到，只过了几分钟，冯舒就回了短消息，他竟没有关机。

"老兄，明天深夜有欧洲冠军杯决赛，下班后我得先回家睡一觉，我可不想和你谈什么梗概。"

陈子言眼珠转了转，赶紧又发了一条："老冯，我知道一家茶楼有包房，可以一边看球一边聊天一边打麻将。我再多约几个人，大家一起看球才热闹嘛。"

消息发送完毕后，陈子言坐到了电脑旁，将那文章的梗概与正文的第一节一起打包发给了冯舒。邮件刚发送出去没几秒，他就收到了冯舒的手机短信："I服了YOU，OK，晚上见。不过，我不AA，你买单。"

"没问题！"

陈子言咧开嘴，再次发出了得意的笑声。

接下来，陈子言又把同样附有梗概与正文第一节的邮件，发给了两个信得过的文友，并留言让他们看了之后给点意见。然后他才简单洗漱了一下，脱去衣裳，像只猫一样无声无息地钻进了卧室。

卧室里，唐忆菲蜷缩在薄棉被下沉睡着，在她的臂弯里，有一只同样沉睡着的白猫。覆盖在她身上的棉被，隐隐约约勾勒出了一条优美且吸引人的曲线。唐忆菲的睡姿有几分像猫，慵懒中透露着无法遮掩的性感。她的身体随着呼吸缓缓地起伏着，长发垂至床沿，如瀑布一般，柔顺光滑。

浓密的睫毛下，唐忆菲的眼睑正在微微颤动着，或许她正做着一个隐匿在内心深处的美梦吧。

陈子言用手拨开了唐忆菲臂弯中沉睡的白猫，白猫抗议地喵了

一声，不满地跳下了床。唐忆菲骤然惊醒，看到身边的男友后，她喃喃地问了一句："你写完了？现在几点了？"不过，不等陈子言回答，她又翻转身体，再次陷入了沉睡中。

陈子言笑了笑，躺在唐忆菲身后，一把揽住了女友的腰，不住地用腮边的胡茬去摩挲女友光洁的后背，他整个身体也紧紧地贴在了女友后背的肌肤上。

这是他求欢的暗号。不过，唐忆菲却不为所动，她不耐烦地转过身推开了陈子言。

"困死啦，子言，你别闹啦。"唐忆菲半闭着眼睛喃喃地说。

陈子言耸耸肩膀，悻悻地躺到了一边。他实在是睡不着，脑海里全是刚构思好的情节，汹涌激烈的故事冲突在胸中激荡，令他的心里像是充斥着一团令人毛骨悚然的火焰。

这是一个关于连环谋杀案的令人不安的故事。

陈子言在这个故事里，安排了一个性格阴鸷的变态杀手，自诩为救赎灵魂、执行最后审判的大法官。他在城市里寻找犯下罪行却逍遥法外的恶人，用最残忍的方式，亲手对其处以极刑。

文章的一开篇，陈子言就用大段大段的浓重笔墨，渲染了一场密室里的血腥杀戮。一个黑衣人囚禁了受害的男人，用一种最残酷的方式亲手杀害了他。陈子言相信，别人一定想不出这种变态到极点的杀人方式，他不禁为自己的构思叫好不已。

真如冯舒所说的那样，他过去也曾多次以为自己构思出了惊世之作，但每次都在出版社的选题会上被批驳为"老套、无新意、不予采用"。但这一次，他真的认为自己想出了一个天衣无缝的绝妙题材，他一定会让冯舒折服的！

陈子言在床上扭来扭去，创作的欲望已经让他无法入睡了。直至天快明的时候，他才觉得眼皮又酸又涩，这才闭上眼睛，准备美

美地睡上一觉。就在他快要睡着的时候，他突然又睁开眼睛，推醒了身边的唐忆菲。

唐忆菲睡眼惺忪地抱怨："子言，你干吗呀？人家要睡觉。"

陈子言讪笑着说："今天晚上我要和朋友去茶楼看球。欧洲冠军杯决赛，凌晨两点四十五开战，我不在家里吃晚饭了。"

唐忆菲似乎清醒了一点，说："凌晨两点四十五才开战，你晚饭也不在家里吃？"

陈子言答道："呵呵，我和几个朋友先在茶楼里打麻将，再一直熬到比赛开始。"

"哪些朋友啊？"

"还不就是那些人，冯舒、我、三皮与小雯。"

"比赛是哪里对哪里？"

"巴萨对战曼联！一场不容错过的决战！"说到球赛，陈子言又有些兴奋了，但唐忆菲只是"嗯"了一声，便又响起了轻微的鼾声。

她又睡着了。

02

三皮大名张天波，"波"字可以拆成三点水与一个"皮"字，所以相熟的朋友都管他叫三皮。

此人身材魁梧，酒量极好，嗜辣如命，因此脸上长满了密密麻麻或大或小的疙瘩——这是他大学时代不停用手指挤压青春痘而留下的永久痕迹。三皮是陈子言读大学时的同班同学，毕业后进了市里的一家报社，几年后已经混到了副刊部主任。

陈子言在三皮的手里发过不少城市笔记与心情随笔。虽然这种豆腐干一般的短文，一篇只能得到几十块钱的稿费，但三皮对他这

老同学的稿子来者不拒，再加上陈子言一稿多投，一个月下来，他也能多上几百至千把块钱的收入。

蚊子虽小也是肉嘛。

而冯舒，也正是三皮介绍给陈子言认识的。

小雯是情感文的专栏写手，时尚女孩，擅长闺房隐私话题这类游走于情感故事与色情小说之间的文章。小雯是她的笔名，她真正的名字叫王兰，一个俗到不能再俗的名字。她很痛恨别人叫她的真名，这也总会让她想起自己的家乡——那是一个偏僻的山村，父辈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，辛苦经营着一亩三分地，可到了年终的时候，除去农药、人工，竟什么也留不下。

小雯恨极了那个地方，所以自小就刻苦学习，终于考到了大城市读大学。自从她出来后，就再也没回去过。能挣钱后，她每个月都会给家里寄钱，却怎么也不愿意接父母到城里来玩。她担心土里土气的父母会给她丢脸，影响她那时尚女孩的形象。

家乡的山村，对于她来说，是记忆深处的一个噩梦——是的，她一定要忘记那个噩梦。

三皮与小雯都是陈子言信得过的好朋友，他刚完成的提纲与文章的第一节，就是发给了这俩人看的。

有小道消息称，小雯是冯舒的绯闻女友，不过他们两个从来都没承认过这一点。

当然，他们也没否认。

这世道，本来就流行暧昧嘛。

反正陈子言、三皮、冯舒和小雯聚在一起打麻将的时候，这对男女总是不断地说些挑逗的露骨的暗语，牌也是互相喂来喂去的。

这四个人，正是一群玩惯了的麻将搭子。每逢周末，他们都会聚在一起玩上一个通宵。所以天亮后，陈子言通知三皮与小雯晚上有活动，可以一边玩牌一边观看欧洲冠军杯决赛时，这两人立刻就答应一定准时到来。

陈子言补了一上午的觉，下午一醒来，就忙着给冯舒打电话，提醒他别忘了赴晚上之约。不过，冯舒的手机关机了，无论怎么打都打不通。也许他的手机没电了吧，陈子言只好做这样的猜测。

而当陈子言把电话打到冯舒的单位去时，却听冯舒的同事说他今天请了病假，根本没去上班，家里电话也没人接。谁知道这家伙在搞什么鬼？难道是为了熬夜看球赛而养精蓄锐，甚至关了手机、拔了家里的电话线吗？

陈子言只好无奈地发了几条短消息给冯舒，希望他开机的时候可以看到。

但他心里仍有些隐隐的担心，害怕晚上的聚会冯舒会放他鸽子，所以一整天他都觉得忐忑不安。下午起床后，唐忆菲早就离家上班去了，他一个人待在家里，打开电脑点开WORD文档，却也静不下心来，无法潜心写作。

终于磨到了下午五点，陈子言又打了个电话给冯舒，却还是没人接。于是他只好无奈地发了条短信给唐忆菲，说他出门了，晚饭让唐忆菲自己解决。

出门时，屋外的天气很好。尽管只是初夏，但街上的女孩已经纷纷换上了裙装，看着这些打扮清凉的女孩，陈子言的心情也变得好了很多。

六点整，陈子言准时来到了那家叫做“皇马之星”的茶楼。听名字，就知道这是一家球迷茶楼，而且老板肯定还是皇家马德里的铁杆球迷。只可惜，这赛季皇马“四大皆空”，一项冠军也没拿到手，想必这位老板一定很失落吧。

虽然比赛要凌晨两点四十五才开始，但这个时候茶楼大堂里已经坐了三三两两的球迷。过了一会儿，三皮与小雯就衣着光鲜地来到了这里。球迷茶楼也同样有饭菜服务，他们一边吃饭，一边等冯舒，可直到他们酒足饭饱，冯舒还是没有来。

打冯舒的电话，始终是关机。

陈子言心里有些不安，毕竟今天的牌局是他邀约的，要是冯舒放鸽子，三皮与小雯不仅要咒骂冯舒，同样也会责怪他的。

七点的时候，小雯终于忍不住拍着桌子问道："冯舒这家伙到底来不来啊？"

陈子言无奈地摇摇头，说："谁知道啊，他的电话老是关机，根本联系不上他。"

三皮耷拉着眼睛，一边挤着脸上的脓疮，一边没精打采地说："我靠，今天还玩不玩啊？要是没牌打，我就回家看球去。"

"在家里看球哪有什么气氛？我们几个朋友一起看，喝起彩来也有劲多了。"陈子言笑着说。

三皮却耸耸肩膀，说："在家里，我可以躺在床上看，看着看着睡意来了，我还能马上一按遥控板，闭上眼睛就能睡觉。在包房里看就没那么舒服了，看完后还得打车回家……唉，要是冯舒在，还能打打麻将，我打麻将熬夜的本事，可比看球熬夜的本事厉害多了。"

小雯试探着问："说不定冯舒因为工作上的事给耽误了？做编辑工作就是这样的，三皮你自己也是编辑，不也常因为工作而失约吗？"

"嘁，别人不了解冯舒，咱们还不了解他吗？我是报社编辑，要连夜排版的。而冯舒是出版社编辑，又哪来那么多的夜班可加？如果我没猜错，按他的个性，他肯定又是以讨论稿件为名，邀约文学女青年到他家里去，然后，讨论的重心就从书房转移到了卧室。"三皮不由自主地发出了嘿嘿的猥琐的笑声。他口无遮拦，显然是忘记了在江湖传闻中，小雯与冯舒是一对。

小雯也笑了，她似乎并不是太把冯舒这个绯闻男友放在心上，看来江湖传闻也不是那么准确。停住笑后，小雯捋了一下漂染成橘色的头发，偏过头来问陈子言："老是这样三缺一可不是办法。要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